

梁

書

四



列傳第六

梁書十二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柳惔

弟忱

席闡文

韋叡

族弟愛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惔年
十七齊武帝爲中軍命爲參軍轉主簿齊初
入爲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舍人巴東王子響
友子響晉爲荊州惔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惔知

將爲禍稱疾還京及難作悵以先歸得免歷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爲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歸久之爲右軍諮議參軍事建武末爲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悵舉漢中應義和帝即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踐阼徵爲護軍將軍未拜仍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縣侯邑千戶高祖因讌爲詩以貽悵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又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不

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惓對曰罰不及嗣賞
延于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
右僕射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宏都督衆
軍以惓爲副軍還復爲僕射以疾轉金紫光
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給親信二十人未拜出爲
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六年十月卒于州
時年四十六高祖爲素服舉哀贈侍中撫軍
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穆惓著仁政傳及諸詩
賦粗有辭義子照嗣惓第四弟澄亦有美譽

歷侍中鎮西長史天監十二年卒贈寧遠將軍
豫州刺史

忱字文若惔第五弟也年數歲父世隆及母
閻氏時寢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
起家爲司徒行參軍累遷太子中舍人西中郎
主簿功曹史齊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
荊襲高祖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有定
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曰朝廷
狂悖爲惡日滋頃聞京師長者莫不重足累

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
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
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不係踵
而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
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
退無可且深慮之聞文亦深勸同高祖穎胄乃
誘斬山陽以忱爲寧朔將軍和帝即位爲尚書吏
部郎進號輔國將軍南平太守尋遷侍中冠

軍將軍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不拜郢州平穎曹
議遷都夏口忱復同諫以爲巴硤未賓不宜輕
捨根本搖動民志穎曹不從俄而巴東兵至硤
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高祖踐阼以
忱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州陵
伯邑七百戶天監二年出爲安西長史冠軍將
軍南郡太守六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
衛率未發遷持節督湘州諸軍事輔國將軍
湘州刺史八年坐輒放從軍丁免俄入爲祕書監

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未拜遇疾詔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十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二追贈中書令諡曰穆子範嗣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并獻銀裝刀高祖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給事黃門侍郎尋遷衛尉卿

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
重城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
王總州事故賴以寧輯高祖受禪除都官尚書
輔國將軍封山陽伯邑七百戶出爲東陽太守
又改封湘西戶邑如故視事二年以清白著稱
卒於官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諡曰威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漢丞相賢以後世爲
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於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
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爲光祿勳父祖歸寧

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叡兄纂聞竝早知名纂
叡皆好學聞有清操祖征累為郡守每攜叡之職視
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愷姨弟杜惲竝有鄉里盛名祖
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惲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
文章或不減學識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
汝遠也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
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幼獨用廉聞宋永光初袁
顗為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為主簿顗到州與鄧琬
起兵叡求出為義成郡故免顗之禍後為晉昌主左

常侍遷司空桂陽王行參軍隨齊司空柳世隆守郢
城拒荊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遷前軍中兵參軍又
之爲廣德令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
右軍將軍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爲上庸太守加
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
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
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
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眞人殆興於吾州矣乃
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義兵檄至叡率郡人

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高祖
見叡甚悅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
心吾事就矣義師剋魯平拓湖叡多建謀策
皆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高祖難其入父
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
日以爲冠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
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
十七八皆積屍於床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
輒盈滿叡科簡隱卹咸爲營理於是死者得

埋藏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爲大理高祖即位遷廷尉封梁都子邑三百戶天監二年改封永昌戶邑如先東宮建遷太子右衛率出爲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三年魏遣衆來寇率州兵擊走之四年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

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
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
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
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皆殊
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
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
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
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夜率項
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

合肥叡先攻二城旣而魏援將揚靈胄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執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又叡怒曰寧有此邪將軍死綏有前

無却因令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
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
魏兵來鑿堤叡親與爭之魏軍少却因築壘於
堤以自固叡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
人計窮相與悲哭叡攻具旣成堰水又滿魏救兵
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
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
叡每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
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